

商艺共融绽芳华 璀璨双载耀潘州

——高州潘州广场2周年庆典晚会圆满落幕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仁娟

当岭南非遗英歌舞的铿锵鼓点撞上现代商业综合体的璀璨灯火,一场跨越76年艺术积淀与2年商业传奇的对话在高州夜空上演。昨晚,由茂名日报社、高州潘州广场联合主办,名雅地产、嘉燕地产、名雅东城鼎力支持的“双年筑梦繁花路 广歌雅韵耀潘州”主题晚会,以省级艺术团与县域商业体的深度共融,打造了粤西县域文化消费的新范式。

商业地标与文化盛宴的完美邂逅

当晚的潘州广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热情的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将舞台围得水泄不通。“我和家人很早就过来了,听说有省级歌舞剧院表演,非常期待。”家住附近的刘女士高兴地说道。随着节目精彩上演,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广场沸腾起来,热烈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位观众。

作为高州首个18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体,潘州广场2年间交出了一份惊艳答卷:引进200余个品牌,创造3000多个就业岗位,成为粤西县域商业升级的典范。“潘州广场作为高州首个大型城市综合体,始终牢记‘城市繁华推动者’的使命,成功打造了一个集时尚潮流、品质生活与大众消费于一体的城市地标。”潘州广场负责人在晚会致辞中强调。

两载春秋,感恩同行。自2023年开业以来,市民在潘州广场收获了欢笑,见证了品牌商家与广场共同成长,更见证了高州商业活力与城市魅力的蓬勃绽放。此次晚会,不仅是为庆祝潘州广场的成长,更是为了传承茂名“好心精神”,以文化赋能城市,用音乐传递温暖。进一步凝聚社会正能量,为高州的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四重华章勾勒发展新图谱

晚会以“双年筑梦繁花路 广歌雅韵耀潘州”为主题,通过四个精心设计的篇章生动展现了潘州广场的商业文化和发展成就。

第一篇“璀璨启幕·二载华章迎新篇”以《平凡之光》配合潘州广场建设影像回顾拉开序幕,现代舞《舞·侠》创新融合武侠元素与街舞语汇,8位舞者用肢体语言演绎城市中的江湖豪情。第二篇章“感恩同行·星辰长明耀初心”则通过《一起向未来》《大海》等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共鸣,特别是24名舞者演绎的《雨打芭蕉》,以央视春晚同款纸伞舞再现了岭南烟雨的唯美意境。

晚会下半场继续以精彩节目诠释主题。第三篇章“筑梦未来·同心再绘新蓝图”汇聚杂技、群舞、歌曲和魔术等多元艺术形式,歌手李思音

从《敕勒歌》到《岭南荔枝红》的南北风情演唱,配合主持人关于高州荔枝产业的即兴互动,生动展现了乡村振兴成果。压轴的第四篇章“灯火万家·甘念不忘续长情”,由国务院津贴专家、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唐彪献唱《再创美好明天》,以金声玉振的时代强音演唱,点燃压轴华章,将晚会推向高潮。

省字号艺术标杆的县域破圈

本次晚会特邀广东省文旅厅直属的广东歌舞剧院有限公司(原广东歌舞剧院)担纲演出。这个拥有76年辉煌历史的国办艺术团,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的华南文工团,旗下拥有舞剧团、歌剧团等专业团队,创作演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

广东歌舞剧院绝非普通演出团体。作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的国有专业院团,底蕴深厚,堪称华南地区艺术领域的“金字招牌”。76载光辉历程,从舞剧《沙湾往事》《岭南秋雨》到舞蹈《雨打芭蕉》《赛龙夺锦》,剧院斩获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舞蹈“荷花奖”等百余项国家级荣誉,演出足迹遍布全球,曾登上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等世界顶级殿堂,代表的是广东省乃至国家级的顶尖艺术水准。

此次剧院携约50人精锐团队首度高州潘州广场之行,不仅是一次高规格的演出,更是高州文化舞台迎来“省字号”艺术标杆的重要时刻,其艺术含量与影响力不言而喻。

从《南国雄狮》的铿锵鼓点到《用奋斗表达热爱》的激情演唱,将近2小时的晚会恰似潘州广场两年发展的微缩史。这场融合了商业雄心与文化情怀的庆典证明: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唯有将现代商业文明与文化基因深度融合,才能铸就真正“长青基业”。正如晚会主题所昭示的——繁花路上,长情永续。在广东“百千万工程”推进的当下,这场商业与文化的双人舞,正跳出一座城市向新而行的铿锵步伐。



▲全体演出人员登台合影。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 摄



▲晚会节目十分精彩。



▼大批观众被精彩的表演所吸引。

往事

山上那消失的村庄

张华文

保存葡萄的最好方式,是把葡萄变成酒,保存岁月的最好方式,是致力把岁月变为永存的文字或画卷。

——题记

我家乡平定有个叫山心岭的小山村,曾在世人的眼里桃花源般繁衍生息了二三百年来,却于上世纪末犹如候鸟举家迁徙,像梦一般的神奇消失了。目睹残垣断壁、空空荡荡、荒无人烟的旧村遗址,仰望群鸦低空盘旋“呀呀”哀鸣觅食的凄凉景象,我就会想起山心岭村的前世今生,油然而生怀古伤今的苍凉感慨。

山心岭与飞峨岭、三脉嶂等崇山峻岭群峰连绵,同属云开大山支脉,平均海拔四百多米。山心岭村位于山心岭山顶的小盆地,东面、西面和北面三面环山,南面相对开阔平缓,是村庄的出入口。村庄独处高山大岭深处,方圆十里无人村,四周是三万多亩国营林场的莽莽林海。山路弯弯崎岖陡峭,从山上走到山下最近的村庄,最少要耗费一两个小时;从山上爬下到村庄,无不让人累得气喘吁吁,两耳出气“嗡嗡”而鸣。山上的村民到山下来一趟,就得消耗大半天时间。

在我们许多人的理想之中,山心岭村的祖先迁居此地,或许是因为逃避灾荒,或许是因为躲避战乱,或许是因为躲避强盗。他们处于与世隔绝般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难,也许苦不堪言或万般无奈。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根据村民们的叙述,大概是因为这儿钟灵毓秀,宗族在此埋葬了风水宝地,并好像发现新大

陆一般,开垦“蒸尝田”祭祀扫墓,为方便“蒸尝田”的耕种,他们的迁居便到此安居乐业。居住在这儿的有黄氏和陈氏两姓村民,总人数约一百多人,黄氏占三分之二,陈氏占三分之一。黄氏从广西荷塘迁居而来,陈氏从广西北流陆靖迁居而来,黄氏迁居时间比陈氏早一百余年。他们不仅没有杞人忧天的生存困扰,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自然和人文优势,以及知足常乐的怡然自得。

山心岭风景如画。目之所及除了山还是山,林壑幽美无边无垠,古木参天苍翠欲滴,空气清新得如同过滤似的纤尘不染。徜徉山涧峡谷,泉水叮咚流水潺潺,或有瀑布飞溅玉,飘洒着像雨雾像风的清冽湿润。山间田野繁花似锦,大雾弥漫水气泱泱,蛙鸣虫叫鸟唱此起彼伏,宛如歌咏着高山流水的美妙乐章。隐隐约约的茅屋瓦舍,在轻烟薄雾中仿佛“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白云生处有人家”“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幻似梦,给人一种飘渺如世外独立的诗情画意。

山心岭村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过去的集体经济年代,地方政府体恤边缘山村特殊情况,给予该村农业税和各种统购统销任务优惠待遇。他们负担的农业税相对较低,后来又获得了免除,农户养殖的牲畜和家禽可用于自给自足。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贮藏肉类的大瓦缸,家庭养殖的生猪长大后宰杀,小部分卖给村里的农户解馋,大部分放进瓦缸腌制,作为日常生活的储备肉。既有生产队的集体农田,也有私人开垦的家庭农田,既有生产队集体牧养的耕牛,也有农户家庭养殖的耕牛。多数

农户开垦有一亩几分面积的水田,养殖有一二头私家耕牛,以此作为生活和经济来源的补充。同时,村民们善于靠山吃山,把大山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他们利用农闲时间,上山摘松叶、觅野果、采药材,或者砍柴及挖窑烧炭,每隔一段时间就像泰山的挑山工,把这些山货挑到外面的集市出售,顺便购买需要的日用品挑上山来。他们有时也到山上打野鸡、野兔,或者结伴围猎野猪、野狼,用于调剂和改善生活。他们虽然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但是能过着不缺吃穿的踏实日子,有着小满即安的愉悦和惬意。

那时的山心岭村人丁兴旺。村里的适龄青年不愁谈婚论嫁,那些远道而来的牛贩子、杂货郎或采药工,受到村民们无偿留宿待饭的款待,感同身受民风的善良淳朴、生活的充实安稳,心生羡慕向往之情。他们发自内心地为村里的未婚青年担当“红娘”,有些人甚至“知水知米”“肥水不流外人田”,热心张罗自己的女儿、亲戚嫁到山上来。那些嫁到山上的年轻媳妇,樱桃小口,明眸皓齿,细嫩白净,宛如春天的黄鹂。在她们谈笑风生中,有的说山上的田地多,大米好吃,水很甜,就跟着来了;有的说看中了山上的好风景,喜欢这山高皇帝远的好环境……她们觉得她们的选择没有错,很满意,不后悔。

但是,山心岭村也有难以言状的忧患。山上仅有一个小学前教育至小学二年级的复式教室,稀稀拉拉不足十名学生,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到大队中心校就读,需要带上粮食铺盖,到附近的亲戚熟人家家里寄宿,一周方能往返一次。看电影是村民们梦寐以求的文化生活佳

肴,但公社的电影队只到大队的驻地巡演,看电影只能成为年轻人的专利,对于老人和小孩,如同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山坡田野上的庄稼,长年累月防贼防盗似的,防不胜防山上飞禽走兽的侵害。若是遇到突发急病重症,俨然屋漏偏逢连夜雨,雪上加霜,命若悬丝,令人揪心煎熬,惊慌失措……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打开闭塞的山门,通往山上的公路慢慢修通了,飞峨岭的巅峰建起了广播电视差转台,山心岭脚下也建设了水力发电站,山心岭村与外面的交往日益便捷,许多村民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外面的世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村民们陆续到平定或岭下的开发区购地建房,不久全村都搬迁到山下的圩镇集市生活。“好一似食鸟尽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去村空的山心岭,每每让人倍感落寞和惆怅。

论及山心岭村搬迁的缘故,该村第一个读书成才的明贵校长说,民以食为天,过去农民依赖土地生存,环境和资源的优势,让村民乐于坚守山里的生活。改革开放后,农民不再被困在土地上生存,他们失去了独特的优势,闭塞落后的劣势日益显现,搬迁到山下之前,村里没有一个人考上过高等院校。他们坚守在山上,是生活的需要和条件的制约,他们搬迁到山下,也是生活的需要和条件的许可。房屋可以消失,村庄可以消失,但是血缘根脉不会消失,精神家园不会消失。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山心岭村永远是他们故乡温柔的模样。

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若干年后,山心岭村又将是什么模样,谁也不说不准。

值班主任:杨冰峰 责编:董玉奎
电子邮箱:zwbwsbm@126.com

茂名印记

“愚公移山”建设化州建设农场



园!”图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化州建设农场的干部职工正在挥舞铁锄垦荒造田。
文/陈冲 照片/化州建设农场提供

童年邻居潘老师

何志坚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住在瓦顶平房时,和左邻右舍的感情都挺好,我还记得当时隔壁住着一位小学老师,姓潘,印象中的潘老师总是一身棉布衣服,穿着很朴素,留着齐耳短发,很爱笑,让人感觉亲切。因工作原因,爸妈常不在家,潘老师对我总是关怀备至,让我倍感温暖,有时候总喜欢黏在潘老师的怀里,觉得她特别慈祥可亲。

有一次他们家包饺子,正是中午时分,爸妈还没有下班,我饿得肚子“咕咕”叫,闻到这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只能直咽口水。没过多一会儿,潘老师端着端着一盘饺子过来了,“志坚,你爸妈还没有回来吗?饿坏了吧,快尝尝饺子,是你最喜欢的韭菜肉末馅呢,可好吃了!”潘老师把饺子放在我面前,一脸慈祥的微笑。“哇,好香啊,谢谢潘老师!”看着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大口快朵颐了。“哈哈,慢点吃,别噎着了,我去给你拿点白粥去。”潘老师看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温柔地摸摸我的头。等潘老师把白粥拿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把饺子全部消灭掉了。多年后想起,才感觉这饺子我人生中吃的最香的饺子,因为里面酿着潘老师深沉的爱。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记得有一次母亲去上班了,父亲在外地出差,天亮了母亲还没有回来,可能工厂里有事耽搁了。当时我醒过来之后浑身燥热

难受,想找点水喝,可是母亲怕不安全,把水壶搁置得很高,个头小小的我根本拿不到。而且浑身的骨头都开始痛起来,我又难受又害怕,于是挣扎着跑到窗户边上大声哭起来,当时潘老师的大儿子杨哥正在屋外的大树边打沙包,听到我的哭声赶忙把潘老师叫过来,我搬张小椅子站在上面很艰难地才扭开门锁,一见到潘老师,我便扑进她的怀里哭诉。“志坚,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潘老师,我浑身难受,想喝水。”潘老师摸了摸我的额头。“哎呀,你发烧了呢,娃儿别哭起来,我现在去给你拿水”。我一口气便喝完了潘老师拿过来的凉开水,“现在感觉好点嘛?”潘老师关切地问。“咳咳咳……不好呢,还是好难受头好晕啊!”我开始不断咳嗽且全身无力。“唉,那咋办呀?你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看你额头很烫呢,估计是发高烧了。”潘老师看着烧得满脸通红的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她一边让杨哥去通知我妈,一边背起我就往医院跑。到了医院后,潘老师一直陪着我打点滴,到母亲来为止才离开。医生说我得的是急性肺炎,如果再晚来一点后果会很严重。母亲为这件事很自责,再三向潘老师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多年后想起这童年的点点滴滴,心中仍旧溢满了温暖和感动,潘老师用她的善良和大爱,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如同一束光,让我无畏前行。